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殺子報 第二回 貪美色恣情作樂 失錢財喪氣垂頭

施蘭卿與王世成二人，當晚宿在柳二娘家中，恣情取樂，不必細說。次日清晨梳洗已畢，回到寓處，收拾好了行李，買舟起程去蕪湖，那王世成便到江邊僱船。江邊有一種船戶，名喚邵伯划子，其船中艙寬闊，船梢上住有家小，慣做這項買賣，用兩個年輕美貌的妓女，認作自己親生女兒，或是認作親戚，遮飾閒人耳目。客人上了他的船，他就千方百計引得客人熱心，錯入他的圈套，那錢財就肯使用。

往往有些年輕子弟，初次出門作客，遇著這等船戶，到了他的船上，他就將船開到一個人煙稀少的地方，或是大河灣頭，或是大江邊上小港中，停泊著了，今日不開船，明日不解纜。如其客人問他何不開船？他總推說風水不好，不能開船。他就一天一天使這客人在他船上，將銀錢用盡。如遇出門辦事或收帳回來，弄得囊橐盡空，不得回轉家鄉，見不得父母，半途輕生，數見不鮮。此等船戶，就如杭州錢塘江亦然不少，不知害了多少富家子弟，年輕客商；倘若命不該絕，亦弄得求乞回家，實屬害人不淺！

這時王世成僱船，剛剛僱著一隻邵伯划子。有一個年老的船家，一見有人僱船，將他身上一看，穿得十分體面，船家想，是一個好生意來了，連忙上前，笑臉相迎，說道：「客人可是要僱船到哪裡去的？」王世成道：「正是，我要到蕪湖去，只有兩個客人的衣箱行李，並無貨物，可要多少銀子？」船家道：「請客人且到船上少坐，價錢總是好說的。」一手攙著王世成的手，一手拿了一根篙子，一頭搭在岸上，一頭捏在手內，叫道：「客人走好！」王世成便一步一步從跳板上走到船頭上。

船家高聲叫道：「客人到了，快點出來！」那艙內的人，連忙答應道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走出一個三四十歲的婦人，身穿粗布衣服，卻也潔潔淨淨，那尖尖玉手把王世成衣袖握住，堆著笑臉叫道：「客人走好！」

王世成到中艙裡坐下，四面一看，船中陳設非常華麗。五色玻璃，四面冰雪鑲嵌，當中放著彌陀榻，俱是用大理石象牙鑲就，兩邊單靠茶椅，艙底俱是單鋪，收拾得纖塵不染，看罷，心裡已經有幾分合式。那婦人奉上茶來，碗蓋一開，一陣清香，卻是武夷毛尖，連忙端起茶杯，呷了一口。忽然從艙裡走出一個年輕女子，出落得風流妖嬈，故意在王世成面前走過，要到那前艙去。

王世成一看，心裡早跳了一跳，忙向船家道：「到底要多少船錢？」船家笑道：「客人是出門慣的，不必問價，只要伏侍週到，隨客人多賞賜些就是了。」王世成見她如此模樣，加著心中熱烘烘，也不管船價貴賤，默付：「只要肯載我們到蕪湖去，也許同這女子有點緣分，也未可知！」心中這般想，嘴裡就說道：「與你十兩銀子，好不好？」船家道：「客人吩咐，我們多少不敢爭。」王世成坐了片刻，隨即帶同船家，到寓內搬了行李衣箱等物，邀同施蘭卿一同下船。船家立刻解纜開船。

其時日已向午，將船開到張家灣泊停。那張家灣地方，沿江俱是蘆葦，足有二三里路寬闊，蘆葦之中，有一條水港，岸上有數十家人家，都是捕魚為業。一帶綠楊，雖則是小村落，倒也有點山明水秀的氣象，所以船家將船停泊，就拿了一隻筐籃，提了那酒瓶等物，上岸購買菜蔬。

那中年的梢婆子，就到中艙裡來，客人長相公短的奉承。

不知說了多少閒話。說了半晌道：「二位相公覺得船中寂寞，不如拿一副骨牌來，與相公消遣消遣，豈不是好？」王世成心中正想那年輕女子，愁著無門可入，聽婆子說聲打牌，便接口說道：「妙極妙極！你去拿來，但是我你三人怎樣打法？總要四人方可。」婆子道：「相公要打牌，自然叫一個來陪你就是了。」

她一邊說，一邊轉進後艙，一手拿了牌，一手拉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出來，口內說道：「乖孩子，你來陪陪相公們打兩圈牌。」那女子一手拿手帕兒掩住了嘴，一手攀住門口，格格的笑了一陣，這才將金蓮一跨，跨將過來。那王世成與那施蘭卿，本是好色之徒，看見金蓮跨起，真正是三寸還不到，不由得心蕩神迷，用目一看，卻不是方才真走過的，生得更加風流，眉如新月，眼似秋波，姍姍滴滴，走到面前，未曾開口；先是嫣然一笑，徐啟朱唇問道：「相公尊姓大名？」

王世成笑瞇瞇地答道：「我賤姓王，他姓施，方才看見你們船上還有一個比你長一點兒，是你何人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她是我家姊姊，你要問她做什麼？」王世成道：「何不叫她出來？」

那女子就喚道：「姊姊別躲了，叫你出來！」王世成道：「你叫什麼芳名？她叫什麼芳名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我小名叫素蘭；她叫素娥。」王世成鼓掌道：「好兩個香豔的名字！」當下素蘭、素娥、蘭卿、世成四人，坐下打牌。一會婆子拿點心進來，十分可口。施、王二人，就此在船中作樂，膳必山珍海味，夜宿必定成雙，不必多表。

那船家向做這行買賣，停泊張家灣，一連數日，不說起開船。施、王二人樂以忘憂，王世成也不忍到蕪湖收帳，施蘭卿也不忍遠離，朝朝作樂，夜夜成雙，一住半月，船家一算，雖說過船金十兩，但是天天酒飯錢，尚有二女子出廂之資，算來不少，這才開船，直往蕪湖。到了碼頭，施、王二人還在船中耽擱二天，方始上岸。

二人向船家吩咐道：「我們上岸吃茶，略乾些須小事，你的船不要開往別處，我們夜來，還要回到船中來往。所有船錢，明日與你結算，付你銀子如何？」船家道：「相公請放心上岸，我們的船在此伺候便了。」施、王二人好像鬼摸了腦袋，全不慮到這船上有拐騙之事，行李衣箱一樣不取，拂衣撒袖，空身上岸去了。

到得岸上，便到一家大茶坊中，泡了兩碗茶來用盥一回兒要想買點心吃，待拿錢使用，豈知身上分文未帶。施蘭卿到此地步，面孔一紅，心中發急道：「錢沒有帶，如何是好？」遂對王世成道：「你在茶坊稍坐，待我到船中去拿些銀錢來，以便使用。」急急忙忙到碼頭一看，那只船蹤影全無，不知去向，東張西望，再也找尋不見。此時施蘭卿更加著急，驚慌失措，連忙回茶坊，告訴王世成說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那船尋不著了！如何是好？」王世成聽說此言，也驚得面無人色！左思右想，只得將身上馬褂脫下，押了茶錢，一齊趕到江邊來尋船。